

彰化花壇白沙坑元宵節活動與文德宮福德正神信仰

謝宗榮

白沙坑迎花燈活動傳統色彩強烈

解嚴以來，隨著本土運動的勃興，傳統的民俗節慶也跟著水漲船高而受到重視，而原本在傳統民俗中就十分重要的元宵節，因此也格外的倍受矚目。尤其是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廣的「臺北燈會」，結合了傳統民俗趣味與現代科技，每年都有創新之處而成為著名的觀光活動。而一些歷史悠久且較具特色的活動如有「北天燈、南蜂炮」之稱的「十分放天燈」與「鹽水放蜂炮」，更是名聞中外成為著名的國際性觀光活動，年年吸引了無數的觀光客蜂擁觀賞。但可惜的是，也由於多年來的「觀光化」發展，以致於使人們漸漸的忽略、甚至忘記了這些著名節慶活動的歷史背景與原始意義，是為美中不足之處。

在臺灣各地方風貌略有不同的諸多傳統元宵節活動之中，彰化縣花壇鄉白沙坑地區的元宵節活動，雖然不若「平溪天燈」、「鹽水蜂炮」或「臺北燈會」等觀光性強的活動般的熱鬧與盛大，而在諸多民俗活動之中也並不十分突出，它卻顯得傳統色彩強烈具有典型意義且歷史亦堪稱悠久。說它不突出是因為它沒有炫目的活動型態；但它的活動本身卻一直沿襲著早年的型態，且具有早年臺灣農業社會元宵節慶的民俗風貌，因此才顯得傳統色彩強烈且具典型意義。

根據當地老一輩民眾與地方公廟——「文德宮」的執事

人員表示，白沙坑的傳統元宵節活動原本分為三天的時間來舉行：正月十四日「進神兵」並做小型巡行、十五夜「迎花燈」遶境、十六日「安神兵營」（安五營）；唯因為地方建設與住宅的快速發展，能做「安營」的地方已不易覓得，故原來正月十六日當天舉行的「安神兵營」活動已自七十四年起集中於文德宮前的「五營樓」祭祀，因此三天的活動已縮為兩天舉行，而以元宵夜的「迎花燈遶境」最為盛大，成為整個元宵節活動的高潮。今年的元宵節當夜，筆者與內子兩人即恭逢了白沙坑「迎花燈遶境」的活動，再一次感受到了臺灣民間傳統民俗活動的生命力。

彰化花壇白沙坑元宵節「迎花燈遶境」活動的歷史可算悠久，整個活動是與「弄土地公」的活動一起進行的。「弄土地公」也是臺灣民間傳統的元宵節活動之一，又稱為「弄元宵」，就是把土地公的神像安置在神轎之上，以壯丁擔到商家門前一近一退的「迎弄」，而人家則放鞭炮以示迎謝，據說人家因此可以得到土地公的保佑（註一）。而白沙坑的迎花燈遶境活動與當地公廟——「文德宮」的主神「福德正神」，以及清代出自於白沙坑有「開臺翰林」之稱的道光年間進士「曾維楨」有密切的歷史淵源。

白沙坑文德宮的福德正神信仰

白沙坑「文德宮」是彰化縣花壇鄉境內白沙、長沙、文

德三個村共同祭祀的地方公廟，創建於清康熙年代中期，主祀福德正神（土地公），現在的廟宇建築則是在民國五十八年重建完成的。主神「福德正神」最早的木刻神像根據《文德宮廟史》的記載是來自福建泉州的蚶江，於清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由境民李朝魁等，受當時新任彰化縣令胡知縣感召同來拓荒，應募度臺時，所攜來供奉的（註二）。相傳李朝魁等人在當年度臺開墾時，攜奉福德正神神像同舟而渡，至臺灣海峽時風浪大作，舟楫搖搖欲墜，忽見白髮蒼顏之老翁護帆支撐，舟楫轉危為安，全舟之人無不感泣，向舟中之神像跪謝，胡縣令更甚崇拜，到任之後，特發動境民建廟奉祀，並贈匾額曰「保安宮」，以答謝其保護平安，並祈恆久保境安民之意，迄今已歷三百餘載；而後廟宇前後經過四次改建，越擴越大，香火也益久益盛。而現在的廟名「文德宮」則是清代咸豐年間，由開臺翰林曾維楨出面重修時所改的，並沿用至今。而文德宮的規模能有清末迄今的發展，也與曾翰林有密切的關係。

在臺灣民間，傳統供奉土地神的廟宇，其規模通常都很小而僅被稱為「祠」，有時僅為三壁一屋頂、約三尺高、不到半坪的小廟。白沙坑「文德宮」則廟貌巍峨、廟場寬闊，基地面積有〇·二八七公頃之廣，其規模在本省中極為少見。而且主神「福德正神」不但異於其他作「老員外」狀、慈祥長者裝扮的土地神形象，而是穿著官袍、頭戴烏紗官帽、具有「爵位」、崇稱「當境老爺」的神祇形象。究其原因，更有一段十分特殊的歷史典故，而這典故正是與「開臺翰林」曾維楨有密切的關連。

曾維楨是清道光年間，在有「開臺進士」之稱的鄭用錫

之後，進士及第的臺籍人士。據清道光年間所刊行的《彰化縣志》所載：「曾維楨於道光六年丙戌，經魁中式，殿試二甲，以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任湖南澧州石門縣知縣，調巴陵縣知縣。」（註三），是臺灣第一位官俸翰林院的臺籍人士，故有「開臺翰林」之稱。曾維楨為今花壇白沙坑（文德村）人，幼時勤敏篤學，十三歲入泮，十六歲進舉，遂負笈渡海跋涉上京，參加京城之丙戌科大會試，因文章經綸，超群拔萃，榮獲雁塔題名，又經殿試典策俱佳名列翰林高冊，並參加御前之面試欽點，亦即翰林之任官式。

相傳，曾維楨在參加御前面試時，道光皇帝見新科翰林之背後，立有白髮蒼顏老翁忽而不見，訝而垂問曰：「曾卿後面所立老翁何人？」曾翰林奏曰：「臣並無帶人上殿，只有結帶轄境之福德正神香火，藉護考途平安。」皇上准奏，若有所悟，旋謂：「乃卿故鄉之福德正神無疑，似此忠貞顯赫，敕封與翰林同格。」並頒給御製烏紗帽乙頂，由曾翰林代領，是為福德正神獲賜爵位的由來（註四）。因此，文德宮的福德正神神像，一百多年來便戴上了官帽、披上官袍，而與其他地方的土地神在形象上有著明顯的差異；因此也成為白沙坑地區，迄今最受崇敬的神祇。而白沙坑在每年元宵節所舉行的「迎花燈遶境」便是以文德宮的福德正神為主駕所舉行的活動。

白沙坑元宵節的「迎花燈遶境」活動，正是與曾翰林有不可分離的深遠淵源。據說，曾維楨在任官後授內閣大學士、翰林院編修，羈留京邸，歲月匆桑，而鄉思時縈夢寐。於道光二十五年在「金吾不禁」之元宵佳節，曾翰林跟隨聖上駕遊天街，玩賞花燈，見景傷情，不禁兩淚縱橫，皇上訝而

垂詢曰：「卿何故流淚？」曾翰林奏曰：「臣早失怙，自幼賴伯父母養育成器，今臣荷沐皇恩，在京享受榮華，而在故鄉之伯父母，年紀老邁無福觀賞如此大迎花燈盛景，乞請辭官還鄉奉養伯父母之晚年，以盡烏哺之報。」皇上十分器重曾翰林，不准辭官，為嘉慰曾翰林之孝行，敕封曾翰林伯父為文都郎，伯母為四品宜人，食祿百石，並執鑾駕，華蓋全套，可以排鑾入城；又旨賜白沙坑以翰林官神（即文德宮福德正神）為中心，每年元宵節，依照京城一樣，大迎花燈以娛曾翰林之伯父母，天恩隆重，永續美典，此為白沙坑迎花燈之由來，乃是為了紀念曾翰林之孝道（註五）。因此，白沙坑的元宵節「迎花燈遶境」活動的習俗便這樣流傳下來了，更成為彰化地區的一項具有特色的民俗活動。

白沙坑迎花燈遶境活動的現況

元宵節夜晚迎花燈的習俗十分普遍，在臺灣又稱為「迎鼓仔燈」，在舊時，幾乎家家戶戶在當天都會掛起「走馬燈」。這種燈傳統是以竹子為骨幹，外面糊以各種花紙，作成動物和其他形狀的燈籠，然後在裡面點上蠟燭或油燈，排成一大串在街上遊行（註六）。而白沙坑迎花燈所抬的燈則是一種外觀如船隻形狀的「燈排」，它是由二十三個長圓形的黃色小燈籠排列懸掛在竹架上所組成的，外面再加上一些彩布、旗幟等裝飾，其形式有點類似現代廟宇在舉行慶典時所做的「燈排」，只是現代常見的「燈排」通常立於車上，而且規模也相當大；而白沙坑所見的「燈排」則約只有三、四尺的長度，由兩人一前一後扛著遊行。根據當地人士的說明，所有參加遊行的花燈排，除了燈籠本身購自彰化市或鹿港之

外，其他部份都是自己做的，可以說保存了相當大程度的傳統形式與作法，因此也更加重了當地民衆的活動參與感，顯得草根性十足。

白沙坑元宵節迎花燈活動中參與綵街行列的，主要是以文德宮福德正神的八人神轎及其儀仗為主，再加上分別由三個村落出面所組成的花燈及陣頭隊伍。雖然隊伍的「主角」是福德正神神轎，但來自三個村落的燈排卻是迎花燈活動不可或缺的角色。白沙坑元宵節迎花燈活動，在傳統上都是與文德宮的祭祀合併辦理的，執事的是民間信仰中所謂的「頭家爐主會」組織，每年由「爐主」一人「司爐」，負責總執事；「頭家」九人各負責燈排乙排，並執行「丁錢」的募集。這些執事人員的任期為一年，在每年的正月十五迎花燈之後，以「筊筊」（卜杯）方式來決定次一年的「頭家爐主」人選。「頭家」的人選是由文德宮祭祀圈內的文德、白沙、長沙三個村，分別選出三位；而「爐主」的人選則由三個村輪流擔任。因此，每年的迎花燈活動都至少有九座燈排與陣頭參加綵街行列；而據當地人表示，有時也會有少數一兩位曾向神明發願者另外組成燈排參加遊行。故每年的迎花燈隊伍，雖然未如臺灣一些較為有名的民俗活動綵街隊伍那般壯觀，但在花壇、甚至彰化地區來說也是相當的可觀。

花壇白沙坑地區的位置是彰化市南方的八卦山腳下，由南至北分別為長沙村、文德村、白沙村，而文德宮的座落雖然是在今天的白沙村境內，但其位置則接近中間的文德村，因此在地理位置上也約略是位於整個白沙坑祭祀圈的中心。每年的元宵節迎花燈活動慣例都是由文德宮前出發，再輪流由當時擔任爐主所居的那個村開始舉行遶境綵街。今年的迎

花燈活動則輪由白沙村先開始，並照例由文德宮出發，爲了親自體會白沙坑住民的信仰精神，筆者與內子也花了近四個小時，徒步隨著綵街隊伍走了大半行程，實地體驗了傳統臺灣民間信仰的生命力。

福德正神駕帶頭迎花燈遶境

迎花燈活動是在入夜時分約七點鐘左右正式開始的，爲了不要錯過整個過程，筆者也在日頭未落山之前即提前抵達文德宮前等候。這時整個山門外的馬路漸漸有各式小販聚集，以搶佔有利位置了；來自附近地區的信徒香客們，甚至只是逛街趕熱鬧的人群也逐漸多了起來，而文德宮的執事人員便開始管制車輛不要進入廟場，以免先到等待出發的陣頭車輛無法停靠。這時，文德宮的山川殿簷下與牌樓左右兩側也早已掛起書寫著參與廟務或有所奉獻的信徒們姓名的燈籠，入夜之後把整個廟裡廟外點綴得熱鬧非凡。

晚上七點左右，引首盼望著，第一座燈排終於伴著陣頭的鑼鼓聲出現了，由於從來沒見過這般形式的燈排，興奮之餘，險些忘了取鏡頭拍照的習慣動作。燈排來到廟前首先要向主神「福德老爺」致敬，方式是扛燈排的兩人一前一後面向主殿，前面的人用力的將燈排前端高高向上拋起，連續三次，令人感到驚訝的是，燈排上二十餘個小燈籠裡所點的蠟燭竟然幾乎都不會熄滅；先到的燈排在向神明致敬過之後，便抬到廟宇左方事先搭好的竹架子上放置等待出發。我們趁機趨前與燈排主人（即「頭家」之一）攀談，才明瞭所有參加的燈排，都是由負責的「頭家」們自己製作的；我們順便也請教了一些關於迎花燈的習俗與作法。

七點半不到，文德宮主神福德老爺的八人大轎與儀仗出現了，隊伍是才剛從現任爐主家中將福德老爺的神像迎回來的。神轎在數番一前一後的「迎弄」之後方才面對主殿的廟前暫時放置了下來，並將神像請下，迎至供桌上安置。福德老爺的神轎主要的材料是籐，這也與筆者過去所常見的木製神轎，在風貌上有著明顯的不同；轎子周圍也圍上了繡有「文德宮福德老爺」字樣與各式吉祥圖案的彩幡，四個角並各掛著一串流蘇狀、與祭祀「三界公」用相同的「金白錢」。臺灣民間相信，鑽過神轎底下的人可以得到神明的特別庇佑，因此，神轎在廟前停妥、神像才被迎至殿裡不久，便有許多以孩童居多的信徒們迫不及待的往轎子底下鑽。這時有幾位廟裡的執事人員不禁失笑而忙喊道：「神明還沒上轎呢，就拚命鑽！」聽得那些方才鑽過神轎的信徒們不好意思了起來，而一些圍觀的人士也覺得好笑，爲整個活動尚未開始即增添了不少歡樂氣氛。

這時，其他個村落的燈排也由陣頭帶領，紛紛來到廟前集合等待出發，有的請了北管隊，有的是較爲文雅的南管隊，甚至也有現代化的電子琴花車，鑼鼓聲加歌聲，將一個廟場氣氛渲染得無比熱絡。七點半剛過些時，廟方執事人員開始廣播：爲了怕綵街活動結束時間拖延過久，隊伍就要準備出發而不再等少數尚未到齊的燈排了。不多時，工作人員即把將要坐鎮迎花燈隊伍的福德老爺神像請出，不等神像完全奉於神轎上，馬上就有許多信徒搶著鑽轎子。神像安置妥當之後，工作人員即將神轎掉頭由儀仗前導，準備出發。

就在此時，廟場上立刻引起一陣騷動，近百名祈求能得到福德老爺保佑的信徒，爭先恐後的排成一行趴在地上，希

望神轎能從他們身體上方穿過，不到一分鐘「人龍」馬上排到了牌樓外面，甚至排上了外頭、彰化要往員林的大馬路上；而負責抬神轎的工作人員，爲了避免轎子底座撞倒信徒，只得用力將轎子抬高，而也怕踩到信徒而特別小心步伐、減慢了神轎前進的速度。花燈隊伍就在福德老爺神轎的壓陣之下，一座燈排、一個陣頭的接著出發了。

徒步綵街、大街小巷熱鬧非凡

在遶境出發之前，聽得當地父老說，每年元宵節迎花燈遶境活動總要弄到翌日凌晨三四點以後，才會結束。本來心裡也不免懷疑，區區三個村落，只有一條縣道級的馬路南北貫穿三個村，需要花到七八個小時來遶境？然而當我們跟著神轎隊伍越街穿巷，連續走了不下一個小時，發現隊伍竟然還在文德宮附近，這時方才明白，先前地方父老所稱的整個活動要花上七八個小時的說法，果然不誇張。神轎經過之處，沿路信徒也紛紛持香膜拜，希望獲得神床的被覆，更有位執事人員手拿一大束點燃的香枝，沿路不斷的與出來膜拜的信徒交換，將福德老爺的靈力分給信徒多一些，而信徒們也紛紛燃起預先備好的鞭炮來感謝神明，將一個街道沿路裝點得更加熱絡。

隊伍就這樣一條街跟著一條街的走著，只要有信徒擺下香案的巷弄，神轎就定要走到；而一些小的巷道，由於乘載陣頭的車輛不易進入，故陣頭與燈排反而只在大路邊等候神轎出來。在一些較爲熱鬧的街道上，綵街隊伍與兩旁圍觀的信徒與觀光客，也將一個街道擠得水洩不通，呈現出萬人空巷的景緻；而沿路不斷施放的鞭炮、煙火、烽炮等，也將一

個元宵夜氣氛渲染得異常熱鬧。另外在經過境內幾座主要廟宇時，神轎則必須前往參拜，工作人員也趁機稍事休息，而福德老爺神轎停駐的廟宇，也早由執事人員備妥香案迎接神駕到來。

由於白沙坑元宵節迎花燈遶境的習俗，是源自於清道光皇帝特別賜給曾翰林伯父母觀賞的恩典，因此，綵街隊伍中的燈排與陣頭，雖然未必隨著神轎穿越所有的大街小巷，但曾家後人所居之處，則是每年燈排隊伍所必定經過且需參拜致敬的定點。我們在預先詢得曾翰林後人住處之後，便先行脫隊，來到曾家等候隊伍並順便與曾家主人攀談。曾家位於文德村上，與文德宮相距不遠，我們來到曾家時已是凌晨零時光景，宅前廣場上早已聚集了數十名主人家的親友，並排好了香案等候迎花燈遶境隊伍的來到，雖然時間已不早了，但在場的孩子們似乎並不顯出困倦，依舊高興的玩耍著，而大人們也趁此難得聚在一起的機會，熱鬧的聊著天。

在與主人一番閒聊之後，主人母親曾老太太，便取出了曾家所收藏的曾翰林遺物：皇帝賜頒的寶劍與賜予曾翰林伯父迎賞花燈的聖旨，以及曾翰林當初告老回鄉時的「捷報」。據說，當年曾翰林自內地（大陸）辭官告老還鄉時病逝於途中，未能光榮的回到故里，只託下人帶回聖旨與寶劍等文物，而曾家後人竟也不知曾翰林在大陸上是否有子嗣留下，而迄今仍然成謎。想不到一位在臺灣史上得來不易的「開臺翰林」，到頭來也只留下幾件文物、一段歷史故事與《彰化縣志》上區區兩行的文字；甚至曾家後人對他生平的瞭解也不如文德宮執事人員以及廟史所載詳細，聽來不禁令人歎噓。唯，能親眼見到刊於文德宮廟史上的歷史文物，倒是我們

此行意外的收穫。

我們在曾家待了約一個小時之久，曾家現在當家的主人曾庚辛，現任職於花壇鄉圖書館，一年前才從彰化文化中心調任現職，與我們的工作性質有頗多相近之處，也有不少共同認識的文化界人士，因此相談可算投緣，聊天之間，不覺已聽到迎花燈隊伍的鑼鼓聲由遠自近傳來，不多時迎花燈隊伍便來到曾家，這時也已經是凌晨一點之譜了。神轎與燈排隊伍按傳統也一一向曾家致意，神轎再度停駐做短暫休息，在場的孩童們也趁機紛紛鑽過轎子下，而等待多時的曾家親友們的情緒一時之間也跟著熱絡了起來，直到隊伍再度啓程離去，方才結束了可說是一整年的等待，好像過年的氣氛也要等到這以後才真正褪去似的。而筆者與內子在衡量自己的體力與實際需要之後，便自此打道回府，不再跟隨隊伍前行，提前結束了一個晚上白沙坑元宵節迎花燈遶境活動的觀察參與。

白沙坑文德宮的建築特色

白沙坑元宵節迎花燈的習俗不但歷史悠久，更曾創下白天迎花燈、以及一百五十餘年不曾中斷的記錄。據說日據時期在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政府因恐盟軍戰機夜間空襲而實施全島燈火管制，就連在屋外吸煙亦予嚴禁，在此嚴格限制環境之下，白沙坑年年仍突破困難照例迎花燈不誤，也未曾遭遇盟軍空襲。民國三十四年戰事吃緊，日本政府極力反對夜間迎燈，經地方仕紳及與地方友善的當地日籍警察派出所主管等人之奔走協調，變通於白晝迎花燈。創下臺灣史上白天迎花燈，與一百五十多年未曾中斷的記錄（註七）。而或許也

因為有這麼一段值得當地民衆感到光榮的事蹟，才能讓白沙坑迎花燈遶境的習俗，迄今仍能保存相當程度的原始面貌，並且現在大部份的居民對這一段歷史典故也多能知之甚詳的原因吧！

白沙坑文德宮除了有特殊的歷史沿革之外，廟宇本身也頗具特色。雖然曾歷經四度的重建，廟貌早已不復具有當年的古味，而無法列入古蹟的行列；但就一般供奉福德正神為主神的廟宇來說，文德宮仍有許多特殊之處值得注意。在廟宇建築本身來說，雖然文德宮的規模未如彰化市內的孔廟、南瑤宮等那麼完整龐大；而甚至在建築藝術上，也未如附近有「彰化八景」之一地位的「虎山巖」來得精緻且古色古香。但就一座「土地廟」來說，文德宮不但規模頗大，且也有許多建築設施是臺灣其他土地廟所罕見的。

文德宮的基地頗大，是成左右寬、前後短的地貌，廟宇建築本身也爲了要遷就地形，而成坐北朝南、兩廂寬、縱深淺的格局。現在的建築物雖然是在民國五十八年重建完成的，但仍維持著臺灣傳統廟宇建築所常用的四合院式格局；只是因爲縱深短，故將前殿（山川殿）往後縮進與主殿前後相連，省去傳統四合院建築中間慣有的院落（天井），而朝左右兩廂擴展；因此，廂房也顯得比較寬闊，並特地在廂房（護龍）與殿之間留出了「日、月井」與東西兩個門（「拔萃路」與「華登門」）。

文德宮除了主建築的格局不凡之外，屹立在殿前左前方的寶塔狀「五營樓」，也是臺灣民間信仰中罕見的建築。「五營樓」地基不大，共有五層由下向上逐漸縮小，依次供奉著臺灣民間信仰中鎮守轄境的「五方神將」，神位並不設置

神像，而是以紅色木匾書寫神祇的名號；分別為：一樓「南營」蕭聖者、二樓「東營」張聖者、三樓「中營」李元帥（即中壇元帥哪吒）、四樓「西營」劉聖者、五樓「北營」連聖者。在臺灣民間信仰中「五營」的設置通常以廟宇為中心，主要的目的是要以守護「厭勝」防止惡煞入侵，以保護聚落。廟宇五營有內外五營之別，在傳統上，內五營置於廟宇內供奉，以木雕的五營頭與五色令旗為象徵物；外五營鎮守廟宇周境，以竹片書五營元帥符、竹片上紮紅布（或代表五方的五色布），豎立於地上。通常在廟前設中營，而於廟境（聚落）外緣四方安置東西南北四營（註八）。

不過，由於近年來臺灣城鄉均發展迅速，因此各別廟境已不易劃分，再加上適合豎五營的地點日漸不易尋覓，除了少數保存傳統較深的地區（如鹿港、澎湖等）尚有依慣例在聚落四周安營的情形之外，廟宇所設五營都集中並列於廟前，通常依照內五營的形式設置，也有若干五營用石雕造，成為永久設置，但像文德宮這樣特地建塔供奉者，在本省則較為罕見，成為文德宮的特色之一。登上五營樓頂，也可俯瞰整座文德宮建築，天氣晴朗時更可遠眺整個彰化平原呢！

白沙坑文德宮福德正神的顯赫史蹟

文德宮所供奉的神明除了主神福德老爺之外，並同祀觀音菩薩、如來佛、地母娘、城隍爺、中壇元帥、李將軍等神祇。由於文德宮的福德正神是承清道光皇帝頒賜翰林同格、享有「爵位」的神祇，不同於臺灣民間一般的土地神，因此，其神格自然也大大的提高了。在文德宮左廂裡有一處十分特別的陳設，靠近前方的位置約五坪大的地方用鐵欄杆圍成

獨立的空間，中間擺著兩張供桌，桌上安了一個香爐並標示著「十方客神香位」，供桌後面擺著明式「官帽椅」與几案各一張，而兩邊則有同樣樣式的太師椅，成套的兩椅一几各一套；靠牆的三面並擺著書寫上福德老爺及其爵位在內、類似古時官吏出巡時所用的儀仗。據廟方執事人員表示，這是經福德老爺親自降乩指示辦理的，因為福德老爺乃「賜進士出身」的神明，文德宮便模仿古代中國官吏官衙接待處的陳設，特地為福德老爺佈置了一間「客廳」，並在每張椅子上放上「壽金」一疊表示只供神明所坐，而几案上也循例放了茶杯，彷彿隨時準備接待來自各方的客神一般，十分特別。

文德宮除了主神福德老爺因具爵位而與眾不同之外，百餘年來數項顯赫的史蹟迄今也頗為地方人士所傳頌（註九）：

其一、醫癒日籍警官太太等人之疾。就在日據時代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烽火方熾，時花壇庄警察派出所日籍主管名為「內田」部長者，有一年冬天夜晚，其夫人突發急疾，腹痛如絞，雖召公醫診治，奈因戰時藥品奇缺而束手無策。後經派出所之臺籍警員名為陳玉者，向部長提議，建請本境福德老爺指點一二。惟是時乩童深懼日人嚴威，遲不赴。在陳警員與「保正」曾智海（曾翰林伯父之曾孫）二人再三保證絕不為難之後，勉強赴約。經起乩請示，乩童持刀刮取福德老爺神像本尊下肌少許，敕符念咒煎湯服飲後而癒。續由內田部長之舉荐，治癒日籍多位官員之疾病，因而神麻名揚遠近。

其二、神像強制集中監禁之優免。日據時代侵華戰爭中後期，為消滅臺籍人士之漢民族思想，推動所謂的「皇民化運動」，並嚴禁臺胞拜神，實施所謂「送神上天」的儀式，

強將社會上所有寺廟之神像集中於一特定處所監禁。而文德宮的福德正神因曾有恩於日籍官員而享有優遇，免於集中監禁的命運。

其三、顯靈與大水搏鬥。文德宮原位於現址以西約兩百公尺靠北邊河堤處，面南臨溪，原廟宇係以夯土起造，以砂堤岸為堤。民國三十五年端午節上午八時起豪雨傾盆，溪水暴漲，村民見狀緊急鳴鑼，動員所有青壯砍竹護堤，五時許，南堤已潰崩潰之際，剎時怒濤翻騰，洪流轉向北堤廟埕，廟埕與東西側廂具付之波濤，僅於正殿神座及其後三坪之地，勢迫燃眉之際，信徒本欲緊急移駕福德老爺神像，忽見神像滿身大汗卻絲毫無雨水落於神龕，顯靈之蹟由此可見。不久，雨停水退，幸而溪岸未崩，人畜無損。一般咸認為，此乃福德老爺逆轉水勢，顯現出保境安民之神力，而保護了白沙坑一帶庄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當時在場護堤者，見之莫不感恩落淚。

信仰力量所凝聚的社區意識是傳承 民間文化的基石

人類學者指出，宗教可視為一個群體對其社會的共同意識和情感的表現，共同的宗教活動，可以強化一個群體的社會凝聚力。而不論個人或群體，往往藉由各種不同的宗教團體和組織，達成一些實質上的目的或心理上的需求，或透過宗教活動中的種種儀式與行為，表達其信仰心理與內心的各種情感（註十）。就較為廣泛的意義來說，「儀式」的行為或現象也可算是一種「活動」，然而，宗教儀式行為由於具有宗教信仰的背景、前題，宗教活動的意義與功能也就有別於

一般的人群活動。

因此，宗教儀式或行為，不但是一個社群的集體意識的表徵，具有整合社會的功能，而且也是個人對社群的一種溝通與聯繫；透過宗教活動的參與，往往使一個人從孩童時期開始，便在神聖性合世俗性兩種象徵意含的行為和模式中獲得對信仰和社會的認知；並藉由此方面的種種認知概念，而與其所處的社群達成溝通與整合。在臺灣傳統漢人社會中，民間信仰雖然沒有嚴謹的教義和經典，但其信仰理念卻擴散在民間生活各層面，因此，在民間的節慶和祭儀活動中，縱使是一些娛樂性、世俗性的表演，當中仍具有信仰的規範和約束力量，而不致流於毫無節度的現象產生（註十一）。

彰化花壇白沙坑的元宵節迎花燈遶境活動與文德宮福德正神信仰，融合了民間宗教信仰儀式與街頭遊藝活動的精神；透過這些共同的信仰儀式與活動的推展與進行，不但十分鮮明的表達了白沙坑地區民衆的信仰心理與社群情感，也很自然的將境內三個村莊的社群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十足發揮了宗教信仰強化一個群體社會凝聚力的功能。尤其是在一年一度的元宵節迎花燈遶境活動中，我們不但能觀察到神聖性與世俗性兩種象徵性意義，兩種範疇的交互運作的功能顯現，也深刻體會到根植在臺灣社會底層那股民間信仰文化的生命力。

近四十年來，臺灣在經濟活動活絡所導致的社會文化變遷之下，民間信仰與活動有日益世俗化的功利主義傾向，而傳統漢人社會藉由集體宗教活動而形成的規範力量也漸趨薄弱。也因為文化的急速變遷，與民間宗教信仰因文化變遷所產生的質變，影響所致傳統民間藝術在傳承上出現了嚴重的

危機；而這些隱憂在在也都構成臺灣在本土文化傳承上的困境。然而根據筆者這一次參與白沙坑元宵節迎花燈遶境活動的觀察發現，不但這堪稱當地一年一度最熱鬧的民俗活動，在經過數十年來社會變遷之下，雖然也有企圖引進其他地方著名的元宵活動，以吸引最多民眾參與的現象，如由「青商會」與文德宮於正月十四日夜所合辦的「放天燈祈福」；但整個元宵節活動仍能堅持保存了最大程度的歷史面貌。而對於當地父老、甚至是戰後新生的一代對整個民俗活動與信仰精神的背景，多能有相當程度的認知，更是讓筆者感到驚訝。

活動本身雖然告一段落了，但從當地居民的反應中彷彿可以發現，迎接下一次活動的情緒似乎已開始醞釀了。或許白沙坑元宵節迎花燈遶境活動與文德宮的福德正神信仰，在整個當代臺灣本土民間信仰文化之中，並不是十分受到矚目的，但以筆者陋見來看，在當今臺灣社會底層「社區意識」逐漸勃興的現象下，像白沙坑地區以民俗活動與信仰精神所自然鑄鑄而成的「社區意識」，可能才是真正能歷久彌新的作為；而臺灣所有傳統民間文化若能依此一方向加以延續，相信筆者上述對本土文化傳承困境上的憂慮該是多餘的！

【註釋】

註一：見：吳瀛濤《臺灣民俗》，頁六。

註二：見：黃喬木（原編）、李錫鏘（重編）《文德宮廟史》，頁

二三。但根據林文龍的考證，胡知縣為乾隆二十六年六月，由福建平和縣調任彰化，依此，文德宮的創建應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後，詳見林文龍《臺灣史蹟叢論》（上册信仰篇），

頁二〇五。

註三：見：周璽（清）《彰化縣志》頁二二二。

註四：同註二，頁二五。

註五：同註二，頁二六。但根據林文龍的說法，曾翰林的生平傳說與史實出入甚大，林氏考證指出，曾維楨生父曾日襄為福建晉江人士，弱冠時隨伯兄渡臺，為得有功名的「生員」，以子維楨翰林，故被封為「儒林郎」，年八十一時卒於家，其後可能因曾家在曾日襄死後曾維楨尚在大陸任官期間，家計全由其伯父曾敦澤主持，曾敦澤因此被封為「文林郎」，甚至掩蓋了曾日襄的名聲，而至於日後演變為曾維楨年幼失怙全仗伯父扶養的說法（詳見林文龍前揭書，頁二〇二—二〇四）；但傳說早已深入地方民心，信仰的精神強化了地方的地域意識，史實的真偽問題似乎已成末流而為人民所忽略，故林氏雖舉證歷歷，多年之後地方上仍普遍流傳既有的傳說。

註六：見：鈴木清一郎（原著）、高賢治（編）、馮作民（譯）《臺灣舊慣習俗信仰》，頁三一九。

註七：同註二，頁二八。

註八：見：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頁五三—五四。

註九：同註二，頁二七—二九。

註十：見：黃美英《神聖與世俗的交融——宗教活動中的戲曲和遊藝陣頭》，收錄於《民間宗教儀式之檢討研討會論文集》，頁八〇—一〇二。

註十一：同註一〇。

【參考文獻】

仇德哉

一九七九 《臺灣廟神傳》，臺北：作者自刊。

李亦園

一九九二 《文化的圖像》（下），臺北：允晨圖書公司。

呂宗力、樂保群（編）

一九九一 《中國民間諸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呂理政

一九九二 《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臺北：稻鄉出版社。

周璽（清）

一八三六 《彰化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吳瀛濤

一九七七 《臺灣民俗》，臺北：衆文圖書公司（三版）。

林文龍

一九八七 《臺灣史蹟叢論》（上册信仰篇），臺中：國彰出版社。

社。

黃喬木（原編）、李錫鏘（重編）

一九九三 《文德宮廟史》，彰化：文德宮廟史編輯委員會。

黃美英

一九八五 〈神聖與世俗的交融——宗教活動中的戲曲和陣頭遊藝〉，《「民間宗教儀式之檢討」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民族學會。

鈴木清一郎（原著）、高賢治（編）、馮作民（譯）

一九八四 《臺灣舊慣習俗信仰》，臺北：衆文圖書公司（再版）。

喻鴻鈞

一九七八 《年俗趣談》，臺北：黎明文化公司。

作者簡介

姓名：謝宗榮

出生年：民國四十九年

出生地：南投市

學歷：政戰學校藝術學系七十一一年班

經歷：國軍基層領導幹部、文宣幕僚

美工設計、美術編輯、文宣企畫、展示設計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助理

民間藝術民俗文字圖像工作者

近期作品：

1. 〈茶事春秋〉，載於《張老師》二一七期，八五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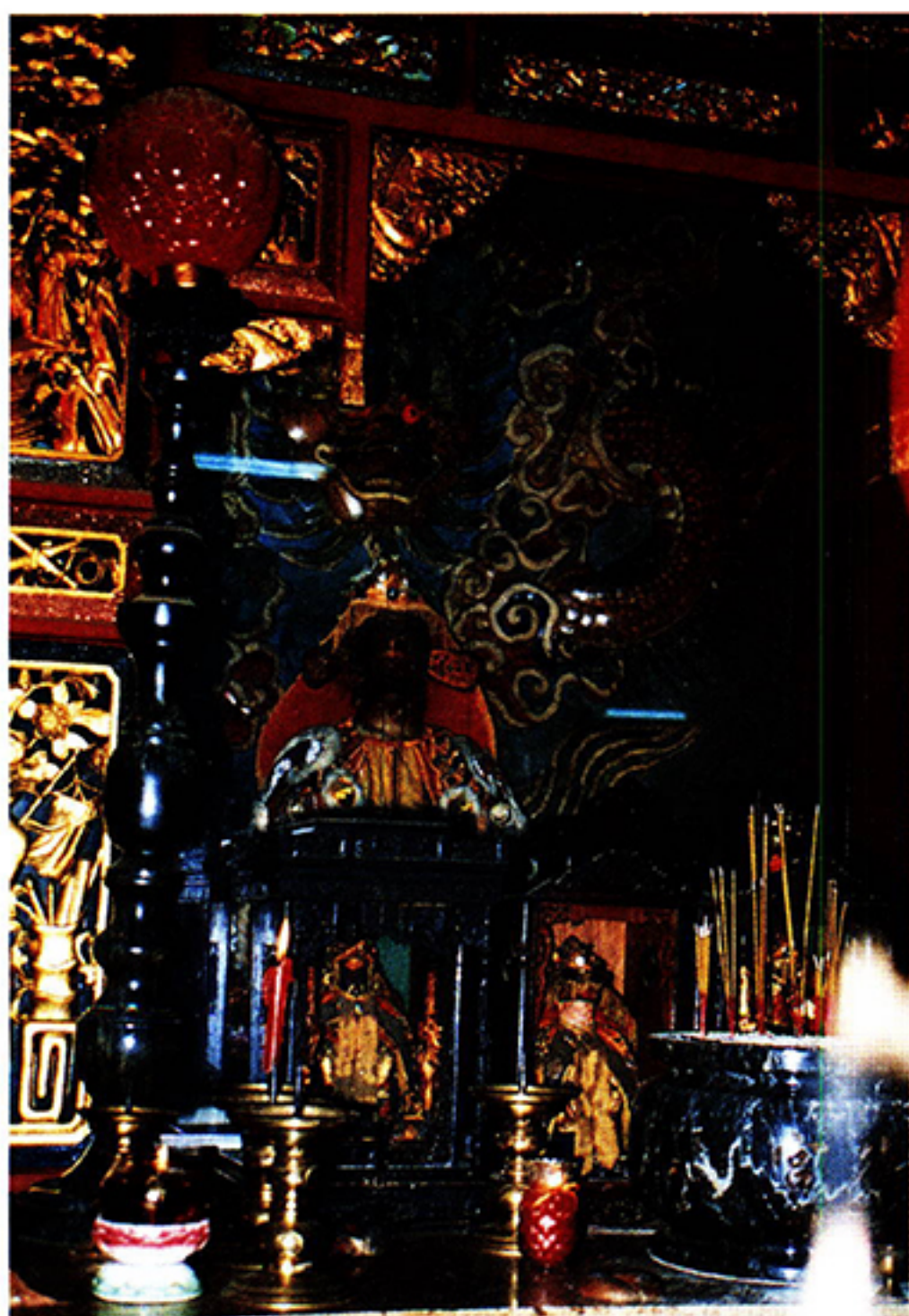
2. 〈由「融合」或「對抗」走向「和諧」的期待——參加「海峽兩岸美術學術交流學術研討會」有感〉，載於《雄獅美術》三〇〇期，八五年二月。

3. 〈「人自然化」與「自然人化」的循環互動——莊子藝術精神在山水畫中的表現〉，載於《鵝湖》二四九、二五〇期，八五年三月—四月。

— 彰化花壇白沙坑元宵節活動與文德宮福德正神信仰 —



彰化花壇白沙坑「文德宮」的建築仍保存傳統四合院的格局。



文德宮主神「福德老爺」是戴官帽、與翰林同格而具有「爵位」的土地神。



文德宮前高高屹立、五層寶塔形式的「五營樓」。



福德老爺神駕出發，信徒們爭先恐後的排成一行，在地上，讓神轎從身體上方穿過，祈獲神庇。



文德宮福德老爺的「華蓋」與八人抬的「神轎」。